

張恨水
全集

春明外史



卷五
五

春明外史



●长篇小說●第三卷●下

張恨水
全集

春明外史



01010435519T 郑州大学图书馆



(晋)新登字2号

春明外史

上中下

张恨水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5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5.25 字数: 975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朝阳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78-0795-7

I·773 定价: 共三卷 平装32.50元(套)

精装38.50元(套)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张恨水全集》序言	郑逸梅 1
张恨水传略	张 伍 1
精进不已	
——祝恨水先生创作三十周年	潘梓年 9
一点点认识	老 舍 11
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	张友鸾 13

《春明外史》

前 序	1
后 序	2
续 序	4
第 一 回 月底宵光残梨凉客梦 天涯寒食芳草怨归魂	1
第 二 回 佳话遍春城高谈婚变 啼声喧粉窟混战情魔	17
第 三 回 消息雨声中惊雷倚客 风光花落后煮茗劳僧	30
第 四 回 勤苦捉刀人遥期白首 娇羞知己语暗约黄昏	42
第 五 回 选色柳城疏狂容半夕 销魂花下遗恨已千秋	63
第 六 回 萍水约双栖非鸡非鸯 钗光惊一瞥疑雨疑云	80
第 七 回 寂静禅关奇逢讶姹女 萧条客馆重币感花卿	97

第 八 回	佛国谢知音寄诗当药	瓜棚迟晚唱咏月书怀	111
第 九 回	事出有因双妹通谜语	客来不速一笑藏帘波	128
第 十 回	我见犹怜孤灯照断雁	谁能遣此深夜送飘茵	141
第 十 一 回	窥影到朱门高堂小宴	听歌怜翠袖隔座分香	157
第 十 二 回	出谷佩蛾眉藏珠自赎	分金快月老沽酒同倾	172
第 十 三 回	设筵开场歌台真灿烂	典衣终曲舞袖太郎当	189
第 十 四 回	绮语道温存闻香止步	晚妆悲薄幸泣粉成痕	203
第 十 五 回	沦落相逢沾泥同惜絮	缠绵示意解渴暗分柑	218
第 十 六 回	欲壑空填花丛迷老吏	坠欢难拾宦境困英雄	234
第 十 七 回	目送飞鸿名花原有主	人成逐客覆水不堪收	246
第 十 八 回	私语腻闲人情何绵密	良宵留荡子乡本温柔	259
第 十 九 回	垂泪还珠归程添怅惘	忍心碎束好梦渐阑珊	275
第 二 十 回	纸醉金迷华堂舞魅影	水流花谢情海咏归槎	290
第 二 十 一 回	斗室迎仙频来四海客	瓣香却病聊赠一枝梅	310
第 二 十 二 回	满面啼痕拥衾依绣榻	载途风雪收骨葬荒邱	328
第 二 十 三 回	拈韵迎春诗情消小恙	放怀守岁旅感寄微醺	356
第 二 十 四 回	新句碧纱笼可怜往事	锦弦红袖拂如此良宵	371
第 二 十 五 回	破屋疏龕空名传胜迹	荒城古刹幸遇晤芳姿	387
第 二 十 六 回	奇句写情怀攫羊似虎	锦屏漏消息打鸭惊鸳	399
第 二 十 七 回	梦感前尘填词伤旧雨	书还故主铸错得新诗	412
第 二 十 八 回	惜玉笑量珠舞衫扑朔	献花同染指捷径迷离	426
第 二 十 九 回	临水对残花低徊无限	倚松邻瘦竹寄托遥深	443
第 三 十 回	不辨雌雄混战娘子队	都无伦次同结女儿盟	459
第 三 十 一 回	稚子无家依人倚郑婢	名姝雅集颺曲学周郎	473
第 三 十 二 回	顾影自怜漫吟金缕曲	拈花微笑醉看玉钩斜	490
第 三 十 三 回	猜得之子踪名藏字里	勘破美人计金尽床头	507
第 三 十 四 回	斗酒只鸡凄凉祭绿野	闲花野草惆怅悟青衫	525
第 三 十 五 回	流盼属新知似曾相识	听歌怀故国无可奈何	541
第 三 十 六 回	金屋深藏银灯摇艳影	魔城自陷锦字惜华年	558

第三十七回	玉臂亲援艳诗疑槁木	珠帘不卷绮席落衣香	573
第三十八回	消恨上红毡人胡不醉	断恩盟白水郎太无情	588
第三十九回	深巷逐芳踪投书寄爱	华筵趁余兴击鼓催花	601
第四十回	等到酸心频吟梅子令	何堪寓目先苦女郎身	615
第四十一回	指点画中人神传阿堵	纷腾诗外事典出何家	630
第四十二回	彻夜搜枯肠文章有价	因时辟利数名士无虚	644
第四十三回	促膝快谈灰心悲独活	临风品茗冷眼羨双修	658
第四十四回	对影三人夕阳无限好	依山一笛高处不胜寒	677
第四十五回	远道供山珍百朋相锡	下厨劳素手一饭堪留	696
第四十六回	卜宅近芳邻喜环碧树	迎秋有乐事约种黄花	711
第四十七回	学尚涂鸦短灯空摘句	功成喝彩旦夕自寻香	725
第四十八回	鬻画分金割爱助膏火	读书补拙勉力答琼瑶	742
第四十九回	淑女多情泪珠换眷属	书生吐气文字结姻缘	756
第五十回	酒食情人掷金留笑去	脂粉地狱微服看花来	776
第五十一回	同谢解囊人还劳白发	笑看同命鸟惋惜青春	792
第五十二回	一束结金兰缘订来世	四言留血泪誓守今生	809
第五十三回	永夜离怀心悲将满月	斜阳古道肠断独归人	826
第五十四回	纳礼典轻裘为花请命	论交关盛饌按日传餐	839
第五十五回	限刻夺诗魁风流前辈	连宵制菊选笔墨闲人	854
第五十六回	大典繁陈攫金胜竹叶	新章急就挥汗颂梅花	868
第五十七回	四壁鼓吹同欣加冕日	一堂椅案不是读书天	884
第五十八回	大好少年身转同脂粉	可怜旧舞地来闻沧桑	901
第五十九回	里巷荒芜蓬门惊枉驾	风尘落拓粉墨愧登场	917
第六十回	事不由人冲寒谋去路	饥来驱我坠溷误前程	932
第六十一回	拥絮听新音惺松温梦	煨炉消永夜婉转谈情	947
第六十二回	枕上托孤心难为妹妹	楼头拚命意终惜卿卿	962
第六十三回	气味别薰莸订交落落	形骸自水乳相惜惺惺	978
第六十四回	已尽黄金曲终人忽渺	莫夸白璧夜静客何来	994
第六十五回	空起押衙心终乖鸛噪	不须京兆笔且访屠沽	1009

第六十六回	成竹在胸有生皆皈佛	禅关拥雪僻地更逢僧	1024
第六十七回	对席快清谈流连竟日	凭栏惊妙舞摇曳多姿	1038
第六十八回	心隔蛮弦还留芳影在	目空螳臂起舞剑光寒	1053
第六十九回	宽大见军威官如拾芥	风流关国运女漫倾城	1067
第七十回	声色相传儿原跨灶物	锱铢计较翁是惜财人	1081
第七十一回	妙手说贤郎囊成席卷	壮颜仗勇士狐假虎威	1097
第七十二回	飘泊为聪明花嫌解语	繁华成幻梦诗托无题	1116
第七十三回	慷慨结交游群花绕座	荒唐作夫妇一月倾家	1130
第七十四回	描写情思填词嘲艳迹	牺牲色相劝学走风尘	1146
第七十五回	辛苦补情天移星替月	殷勤余恨史拊掌焚琴	1162
第七十六回	入户拾遗金终惭浙脸	开囊飞质券故泄春光	1180
第七十七回	颇有遗芳半宵增酒渴	言无余隐三字失佳期	1196
第七十八回	一局诗谜衙容骚客集	三椽老屋酒藉古人传	1213
第七十九回	妙语如环人情同弱柳	此心匪石境地逊浮鸥	1227
第八十回	满座酒兴豪锦标夺美	一场鸳梦断蜡泪迎人	1245
第八十一回	药石难医积劳心上病	渊泉有自夙慧佛边缘	1262
第八十二回	一榻禅心天花休近我	三更噩梦风雨正欺人	1280
第八十三回	柳暗花明数言铸大错	天空地阔一别走飘蓬	1301
第八十四回	爽气溢西山恰成美眷	罡风变夜色难返沉疴	1319
第八十五回	落木警秋心吟诗绝命	抚棺伤蕤露恸哭轻生	1335
第八十六回	旧巷吊英灵不堪回首	寒林埋客恨何处招魂	1354

第五十八回

大好少年身转同脂粉
可怜旧舞地来阅沧桑

却说皮日新跑到学校里来上课，又碰到是礼拜，就笑了回去。走到半路上一想，且慢，不容易起一个早，到学校里来，来了又要跑回去，家里人知道了，也要笑话。有了，今天是礼拜，一定有早场电影，且去鬼混两个钟头，到了上午再说。主意想定，立刻就到电影院来。里面早是人声嗡嗡地，座位上挤满了男男女女，找了两个圈子，也没有找到座位。看见椅子上，放了一顶帽子，便问隔座的人道：“劳驾，有人吗？”那人眼望别处，随口答应道：“有人。”及至回过头来一看，笑道：“哦，密斯脱皮，坐下罢。”皮日新一看，却是同班的文勤学。说道：“久违久违，一个人吗？”文勤学道：“刚才没有看见你，所以说有人，其实我是随便把帽子扔在这儿呢。”皮日新低声说道：“哦！我明白你的用意了。故意将自己的帽子，占了一个位子。是男性的来了哩，就说有人。异性的来了哩，也不说什么，将帽子拿在手上，让人家坐下，你说对不对？”文勤学道：“你既然知道，当然也干过的，还问做什么。”皮日新笑道：“你这种试验法，有点成绩没有？”文勤学道：“老实说，看电影，我是难碰的，不是换片子就来，哪有这个机会？”皮日新道：“你们也有一班逛的朋友，不看电影，干什么？”文勤学道：“和你一样，天天听戏。”皮日新叹了一口气道：“唉！我不听戏了。”文勤学道：“为什么？你这话里有

话。能不能告诉我？”皮日新道：“现在瞧电影，回头把电影瞧完了，我再告诉你。”

这文勤学也是个好事的，电影场完了，就把皮日新找到公寓里去，继续的问他为什么不听戏了。皮日新一肚皮忿恨，哪禁得人家一问，当时就把捧小珊瑚一段故事，从头至尾说了。文勤学道：“那是你要捧坤伶，落得如此。你若是捧童伶，花钱不多，也就有得玩了。不说别的，第一种制行头的钱，可以不必花。捧童伶的，学生居多，也没有金大鹤那样大阔老，你加入我们的团体，包你高兴。”皮日新道：

“不干不干，我已经觉悟了，以后我要开始读书，不鬼混了。”文勤学道：“读书为什么？为毕业。毕业为什么？为谋事，解决饭碗问题。但是你看看，多少不识字的人，做大官，发大财。如此说来，可见得读书不读书，简直没有关系，就是把毕业来说，我们运动了查堂的人，点名簿上，是不会缺席的。到了考期，反正有范围，把范围以内的讲义，下功夫看它两天，总可以打它一个抢手急。况且同学正在这里进行废考运动，说不定以后简直不考。那么，你凭什么还要急于上课？”皮日新道：“多少总要求一点知识。”文勤学道：“你不要瞎闹了，求什么知识，你还打算得博士的学位吗？我刚才已经说了，不认识字的人，一样发大财。求知和不求知，还不是二五等于一十。”皮日新还要说时，文勤学道：“不用说了，你觉悟了，你要读书了。以后是努力奋斗牺牲，三句口号，一齐同进。不过今天是礼拜，你就要上课，也没有课可上。不如在我这里午饭，吃过饭，然后一道出城去看戏，你看好不好？”皮日新道：“可以可以，不过我已不听戏了，没法子回礼。”文勤学道：“谁要你还

礼？你只要多叫几个好儿，义务就和权利相等了。”皮日新笑道：“看在朋友面子上，我去一趟。”两人在公寓里吃了饭，一直便上永平戏园来。

这天正是明秋谷履行条约烦汪莲卿郑蓉卿两人唱戏的日子。那天在饭馆子里，他在贝抱和当面，许下此事，本来是信口开河，作个顺水人情，不料到了次日，贝抱和带着汪莲卿自上门来拜访，汪莲卿恭恭敬敬，给明秋谷磕了三个头。明秋谷看见，未免有些过意不去，拿出一块钱，给汪莲卿买饽饽吃，一口承认，星期日必到。所以这天皮日新和文勤学到时，他们早就来了。明秋谷一见皮日新，笑道：“怎么？你也加入这边的团体吗？”皮日新道：“我今天是清客串，明天就不来了。我问你，昨天他们在饭店里闹，什么时候回去的？”明秋谷笑了一笑，说道：“管他呢！”皮日新道：“我知道，他们都没有回去。我一定要把这事做一篇稿子，寄到报馆里去登。”明秋谷道：“那何必？也太损些。”于是极力的劝了他一顿，又说：“我是一个老捧角家，什么气没有受过，我们只抱定取乐的宗旨，不乐就丢开，自然不生气了。”说话时，台上正演《打花鼓》。皮日新看那个花鼓婆，身段十分伶俐，便问文勤学这人叫什么名字。文勤学道：“他叫黄秀卿，上台还没有多少日子，正用得着人去捧。怎么？你很喜欢他吗？”皮日新道：“我看他倒还不错。”文勤学对贝抱和一指道：“只要这位贝仁兄和你帮忙，托他们师兄弟从中一介绍，他就可以和你相识了。要不然的话，让汪莲卿戏唱完了，我们先上后台去看看。”皮日新道：“这后台可以去吗？”贝抱和道：“可以去，敞开来让你去。”皮日新道：“那末，你就带我后台去看看。”文勤学道：“别忙呀，我们

要听的戏，还没上台呢。”皮日新也会意，忍耐着把《玉堂春》、《汾河湾》两出戏看完。文勤学道：“你还等一等，让我打一个无线电，问一问去得去不得？”一会儿工夫，只见郑蓉卿在下场门帘子底下，探出半截身子来。他的脸虽然望着台上，却不时的把眼睛向这边包厢里睨将过来。文勤学看见，伸出右手，摸了一摸自己的脸。那郑蓉卿立刻也摸着脸。文勤学又用手搔了一搔头发，郑蓉卿也就跟着搔了一搔头发，随后他也就进去了。文勤学便问贝抱和去不去，贝抱和道：“我怕受包围，不去也罢。”程祖颐坐在后一排，今天却安安静静，一句好也没叫。文勤学刚把脸望着他，他把身子挡着前排包厢，用手摆了两摆，又努了一努嘴。文勤学一看隔壁包厢里，有十几个学生装束的人，不时冷眼瞧着这边。他恍然大悟，程祖颐的敌党，今天来得不少，大概成心要和捧郑蓉卿的捣乱。程祖颐只要有举动，一定有反响的。便和皮日新丢了一个眼色，故意高声道：“我们回去罢。”皮日新也猜得了些，便说：“我还有事，早些回去也好。”于是离了包厢，便下楼来。他先问道：“刚才你摸摸脸，抓头发，那就是打无线电吗？在脸上是什么意思？在头发上又是什么意思？”文勤学道：“这个是我们的无线电密码。我们摸脸，是问你师傅在后台吗？他说不在，就摸脸，他说在呢，就摸嘴。我摸头，是问欢迎我来吗？能来他也摸头，不能来就摸耳朵。刚才我打两个无线电去问，结果都得了复电，成绩很好，所以我带你来。”皮日新道：“刚才你和我丢一个眼色，是不是说隔壁包厢里那班人？”文勤学道：“正是这样。他们捧的那个青衣刘菊卿，本来戏码在倒第三的，因为我们把郑蓉卿捧起来了，刘菊卿就压下去了。他

们一党，老是为了这个事不服气，无论如何，要把刘菊卿还捧起来。我们只要捧得稍过点火，马上就有反响。今天我们烦了戏，不敢叫好，就是为这个原故。你不信，明天来瞧瞧，他们一定也要烦演的。大概烦演什么戏，都定了，只我没注意罢了。”

说时，两个人已来到后台的外院。这地方，远处一所茅厕，近处两只尿缸，西北风吹着，兀自有些臭味。院子里一地的大小顽皮孩子，有踢毽子的，有比赛烟卷画片的，有打架的。太阳底下一个老头儿，放了一破筐子大饼油条在地上，三四个孩子，围着油条大饼，和老头儿说话，乱轰轰地。文勤学一走进院子，一个唱小丑的孩子便问道：“找谁？”旁边一个孩子道：“他，你也不认得吗？”唱小丑的孩子对那孩子睐了一眼，又问道：“你找小寅子的么？你捧我不捧？”那个孩子，对他把头一伸，笑道：“就凭你那个脸子。”他们这一对小孩子，不知高低的开起玩笑来，弄得文勤学皮日新当着许多人的面，真有些不好意思。文勤学笑着低低的说道：“别闹，我请你吃油条。”那小丑也轻轻的说道：“文先生，你给我一吊钱，让我买别的吃罢。”皮日新道：“他不是说不认得你吗？怎样又知道你姓文？”文勤学说：“他怎样不认识？这些小孩子，坏透了，他是成心捣乱呢。要不给钱的话，他真叫起来，说是某人啊，你的相好朋友来了。你看，那时我们是见面说话好，还是不说话好？所以我干脆让他敲个竹杠，给他两个钱，让他走开。”说时郑蓉卿已经走出来了，对文勤学微微点了个头，笑了一笑。文勤学便给他介绍道：“这是皮先生，他是专门在报上做戏评的，我引你认识认识。”郑蓉卿又点了一个头。文勤学说：

“我问你，你和黄秀卿要好不要好？”郑蓉卿道：“我们很好的。”文勤学对皮日新把嘴一努，低低说道：“他要捧他呢，你能不能介绍一下？”郑蓉卿对皮日新一望，笑道：

“那有什么不可以？不过今天他的师傅在这里，我引他来见一见，你们别说话得了。”文勤学皮日新站在院子靠墙一边，离那些小孩离得远，所以他们说话，还不曾被人听见。郑蓉卿走到对面屋子里去，引着一个小孩出来，交头接耳，对着这边说话。那黄秀卿遥遥望见皮日新是个翩翩佳公子，早就有三分愿意。跟着郑蓉卿慢慢走过来了，却把一个手指伸到嘴里去，用四个雪白的门牙，咬着指甲。顿着眼睛皮，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皮日新便对他先点了一个头，问道：“你十几岁了？”黄秀卿轻轻的吐出三个字，“十四岁。”文勤学笑道：“你真是个好孩子，人家看你来了，你也不问问人贵姓。”黄秀卿这才指着郑蓉卿道：“他已告诉我了。”皮日新在身上摸了一摸，摸出一块手绢来，说道：“今天我没预备，没有带什么送你，明天再补送罢。”说毕，塞了一块钱在手绢里，一把交给黄秀卿。他接了手绢，早就摸着一块钱，欢喜着说了一声“谢谢”。说道：“请你明天来罢，我师傅买东西去了，就要来的。”说毕，便离开了。皮日新对后台又望了一望，这才回去。

到了家里一想，哎呀！我不是立了誓要上课吗？怎么又玩起来？无论如何，我明天还是继续着上课。但是黄秀卿约了我明天去，第一次我就失信，似乎对不住人。这样罢，明天是上半天上课，下半年听戏，以后有工夫才去，就不要紧了。好在池子里，他们每天有几个固定的座位在那儿，随时去，总可以有座位的。这样想着，自以为读书和玩，两不偏

倚。不料这晚睡觉又睡晚了，次日醒来，已是红日满窗，拿出枕头下的手表一看，已到十点。皮日新一想，早半天是来不及上课了，吃了午饭再去罢。于是索性睡到十一点，慢慢的起来去吃午饭。吃过午饭，一看天上那轮太阳，四围一点云彩也没有，虽然十月天气，很是暖和。加上又没有刮风吹土，空气也很洁静。心里就想着这好的天气，至少也要在公园里走走，跑去上课，岂不冤枉？今天还是玩一天，明天再上课罢。主意决定，迳直就到永平园来。原来程祖颐他们在这里捧角，和看座儿的已经勾结好了。下场门一排定了六个座，他们无论来不来，或者来了坐包厢，这六个座位的钱，他们是按日照出。一定之后，看座儿的茶钱，越是加倍的给，所以这些看座儿的，对他们是极力奉承。现在皮日新既要捧黄秀卿，也就加入了这一个团体。当天黄秀卿出台，皮日新首先叫好，黄秀卿在台上把眼睛对他一望，便算知道他来了。

从这日起，皮日新是天天到这儿来捧角，那要实行读书的念头，早已丢之九霄云外。一日正从前门大街路边走着，由永平园回去。忽然有一个人在肩膀上拍了一下。说道：“老皮，我们好久不会了，你这一程子，怎样老不到四喜去？”皮日新一看，原来是富家驹，他在四喜捧晚香玉的时候，自己也在哪里捧小珊瑚。因此天天相会，居然认识了。因为两个人所捧之角，并不冲突，两人慢慢的又变成朋友。皮日新道：“原来是你。别谈四喜了，我是伤心极了。”富家驹道：“为什么伤心，你且说出来听听。”皮日新道：“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改天再谈罢。”富家驹道：“我也知道点，你和小珊瑚闹翻了。这很不算一回事，我出面给你转圜，你看如何？”皮日新道：“我有钱，哪里

也好捧角，何必一定要捧她。”富家驹笑道：“你就不捧她，也应该去看看。你且先莫理她，看她怎样对付你呢。她依然对你好，那自然是你误会了。她对你不好，你也可以证明她实在无情无义。”皮日新道：“你这话也是，让我过一两天再来相约。今天是不成，我刚刚听戏回来呢。”富家驹本来也是听戏回来，皮日新既推改日，也就赞同，于是自回家来。走到家里，老二老三屋子里，都还静悄悄的。今天是新星社开游艺会的日子，老三大概是赶热闹去了。老二何以不在家，且去看看。便轻轻的走到门帘边，掀起门帘子一角，看他在做什么？只见富家驹伏在桌上，右手提起笔，左手用指头指着纸上数道：“一五，一十，一十五。一双，两双，三双……”富家驹便走了进来说道：“你还做算式吗？”富家驹回头一看，连忙将手按住了纸，不让他看。富家驹道：“又在做什么香艳文字？不给别人看。”富家驹听他这样说，便道：“你拿去看，是什么香艳文字。”富家驹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首排句诗，那诗是：

悲风吹落萧萧的黄叶坠入黑夜之深沉，
唧唧之蟋蟀在古墙之下而作断续之吟。

富家驹笑道：“头一句，费解得很。第二句，倒是清顺些，可是一句又有三个之字，不太多了些吗？”富家驹道：“这是求其语调和谐，不得不如此。”富家驹对他脸上望了一望，笑道：“怎么样？你还以为语调很和谐吗？”富家驹道：“无论如何，总比你赠晚香玉那种‘碧玉年华二八春’的诗，要强些。”富家驹道：“我看完了再说，先不和你

争。”再看那诗是：

秋之神带来的肃杀之气如何的狰狞呀，
我心房充满了抑郁与悲愤而听此哀声。
抛弃了的四弦琴弹不出刹那刹那之心鸣，
我要蹂躏菊花之娇嫩与美术之神离婚。

富家驹道：“慢来慢来，你这本卷子，做得再好，我也不能取录。因为你犯了规矩了。”富家骏道：“新诗摆除一切束缚，要什么规矩？”富家驹道：“不能吧？你这首诗，似乎有韵，而且句子很齐整。”富家骏道：“你也知道念得有韵，句子很齐整，这就是节调的和谐呀。”富家驹道：“那末，把一句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行不行？”富家骏道：

“既不要受拘束，那当然可以。不过我一派为求行列上好看起见，是主张字数要一律的。”富家驹道：“你的话，一会儿不要规矩，一会儿又要规矩，太为矛盾。这个我且不说，既是你的诗，主张每句字数一样多，为什么第五句多了一个字？”富家骏道：“不能吧？”于是拿着稿子，用拇指食指，比着数起来。富家骏道：“哎呀？真的，怎么这一句，多出一个字来？这是我没有算准，把‘抛弃了的’四个字，去了一个‘抛’字就行了。”富家驹道：“这样的诗，多了就减少一个字，少了就加上一个字，岂不是硬凑成功的。我不敢恭维你这种排句体。还不如老诗七言五言，嘴里一念就是，省了这一五一十数字的工夫呢。”富家骏道：“老诗要平仄，要押韵，多么拘束。”富家驹道：“你这样一双一双手的数着字望下做，你以为还不拘束吗？”